

第一章 金山的历史轨迹

金山,以其灵秀的自然风光、醉人的江山景色著称于世,它曾经屹立于苍茫的大江之中,江涛日夜奔流,波澜壮阔、气象万千。金山寺依山势而建,寺宇重重叠叠,楼阁参参差差,在阳光和江波的映衬下,真如金碧辉煌的琉璃世界,充满灵气。

清代康熙皇帝玄烨曾六次南巡,每次必登金山。他说:“朕历览诸胜,江山之秀,未有逾于此者。”乾隆皇帝弘历有其祖遗风,也先后六次南下,金山亦成为他的必游之地。他说:“金山上凌太虚,下瞰洪流,为江南诸胜之最。”祖孙俩对金山之赞美,如出一辙。金山之美,真是萃江山之灵秀,领江南之风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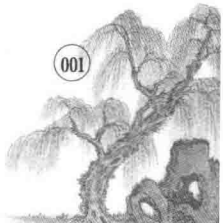
千百年来,多少人为一睹金山之胜而风尘仆仆,不远千里而来;多少魂牵梦绕,把上金山作为自己毕生的一个心愿,来此朝山进香,一览佛国世界。金山的魅力是巨大的。

第一节 芙蓉灵山话变迁

金山,原是大江中的一座孤峰,上接天穹,云烟缥缈,宛若凌虚仙境;下镇洪流,鱼龙飞腾,直同泽国梵宫。

宋代苏绅有《金山寺》诗云:

九派分流涌化城,登临潜觉骨毛清。
僧依玉鉴光中住,人踏金鳌背上行。
钟阜云开春雨霁,海门雷吼夜潮生。
因思绝顶高秋夜,四面银涛浸月明。



金山，属宁镇山脉，与镇江南郊诸山相连，蜿蜒而北，一截断裂于江心，形成江心一峰、水面千里、潭月双映、云天四垂、雄跨江南二百州的壮美景观。

金山之名的由来，有一种说法是：唐代宰相裴休之子裴头陀，在娘胎就吃素，长悟佛法，后出家为僧，驻锡金山，见寺宇毁损，遂在佛前自燃指一截，以表修复寺庙决心。在开山挖土时得金，遂称此山为金山。《金山志·山图》说：“大地之外，有香水海以萦之，海水播溢无常，以七金山镇之。此山屹立中流，意境仿佛香水海，故名金山。”由此可见，金山之名，出于佛经典故。

历史上金山曾有多种名称。

泽心山。顾名思义，因山矗立在茫茫大江中心而得此名。山在江中称“泽心山”，山上建寺称“泽心寺”。清《金山龙游禅寺志略》记载：“自梁天监中（约506），律僧祐高僧宝志在金山建‘水陆会’，名‘泽心寺’。”

获苻山。这与东晋和北方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。那时，前秦皇帝苻坚，兵强马壮、势力强大，屡次觊觎江南的东晋王朝。东晋的谢安，率领八千之兵，抗击苻坚数万大军，于淝水一带大战，结果苻坚大败，四处逃窜，形成“八公山下，草木皆兵”的惨状。东晋俘获了许多苻军战俘，关押在金山，滔滔江水成为关押战俘的最好屏障，故以获苻命名之。

浮玉山。此名来源于道经，清《续金山志》中道：“金山名西浮玉，焦山名东浮玉，俱在水上也。”

伏牛山。《南徐州记》说：“蒜山北江中有伏牛山。”因山形似一头牛伏江而饮，遂得此名。

龙游山。宋真宗梦游金山，赐名龙游山。清刘氏《金山志》曰：“诏改龙游。谓山形若游龙之出水也。”

紫金山。宋洪迈《重建佛殿记》曰：“金焦两山，萃然天立，镇乎中流，皆有大兰若岩峤其上。古记谓‘紫金’，‘浮玉’者是已。”

随着大自然的不断变迁，沧海桑田，原来屹立在大江中的金山，随着长江主泓道北移，慢慢离开江心，登上陆地，现在已经成为离江面有五公里之遥的一座陆上秀山了。

金山上岸，古人早有预言。宋人蔡宽夫曾说：“予在丹徒时，闻金山之南有涨沙，安知异日金山不与润州（镇江）为一耶？”《金山志》作者卢见

曾记载：“乾隆元年（1736）……金山西南，江流浩渺，其尽处约十四五里……涨沙距金山仅二十里许。”不过20多年间，金山附近的沙滩从无到有，渐成大片良田。清高观颿昌《金山新洲记》云：“旧无所谓滩地，道（光）、咸（丰）以来……移于南岸……咸丰元年（1851）本寺已筑大路。”据清光绪《丹徒县志》载：“鲇鱼套在金山西南五里……为商船往来停泊之所。今西沙涨连南岸，舟不通行，亦难停缆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，开新河一道……光绪三年（1877），河渐淤浅，常（州）、镇（江）道沈敦兰倡首捐募复开。”清《翁同龢日记》云：“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四月二十一日，晚小舟再游金山坐朝阳洞。入寺觅僧，得所谓雄跨堂，亦未见其胜。盖江于之后西面皆成平陆。郭璞墓在麦田中……”清光绪《丹徒县志》载：“金山新沙在金山西南两面，……金山旧在江心南面无沙，今涨连南岸，竟不通舟楫。”

近代长江主泓道剧变，原来长江主泓道由江心世业洲之北通过，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左右改从世业洲南奔腾而下，由于长江南岸有岩石顶托，江流遂折流向东北。到光绪年间，江中古渡瓜洲，全部冲坍入江，江水挟带着上流沙土和坍江的泥沙，在水下横向环流作用下，带往南岸，金山以西江心慢慢出现淤沙、涨滩，不断向东南扩展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涨沙与南岸连接，至光绪末年（1908）金山南面江水不通舟楫，陆地直抵金山。原来镇江人习惯的渡江游金山，一改成为骑驴逛金山了。

由于大自然的威力，金山从茫茫大江中登上陆地，从江中芙蓉变成宝地灵山，虽然环境有了变化，但她的美是永恒的，飘浮在江心时，自有她烟雾朦胧的迷人魅力；登上陆地后，更有她庄重超凡的绰约风姿。

现在登金山更加快捷，沿江一条现代化滨江公路像一条秀丽的珍珠项链，把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串联一线。临江一面，凭栏观赏江景，近水远山、浩渺无际，令人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。花香阵阵，从沿江花圃送来，鲜艳的各类花朵，构成种种现代图案，绚丽夺目、美不胜收；那新栽的许多名贵树木，亭亭玉立、楚楚动人。沿着这条“珍珠项链”走去，可直抵金山大门。

人们只要一看到金碧辉煌的金山寺建筑群，一种虔诚的瞻仰心情，便会油然而生。整个寺庙依着金山层层向上的山势，参差而建，把山体全部包住，一幢幢殿宇厅堂、一座座亭台楼阁，栉比相连、有序衔接，又自成景



点,各有动人的传说和故事。山巅宝塔,独矗云霄,似乎与天挨得更近了。远看云蒸霞蔚,近听群鸟争鸣,引起人们多少幽思遐想,形成了金山奇特的景观。金山寺这种匠心独具的建筑,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游人,也震撼了无数信士的心田。他们不远万里,来金山顶礼膜拜,甚至把这种金山式的建筑,移植到清代皇家园林的承德避暑山庄,人称“小金山”。隔江相望的古城扬州瘦西湖,也有一处名为“小金山”的仿金山建筑。

登上金山之顶,站在凌云亭前,极目远眺,不仅可以领略大江东流的豪迈气势,而且能欣赏一颗江边明珠——历史文化名城镇江。她保有青春的活力,正以矫健的步伐迈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。你看,长江北面,似乎能望见无垠的苏北平原上朦胧的烟树;古城扬州,在水云纱幕隐掩下忽隐忽现;船只穿梭,往来横渡,激起阵阵浪花;金山脚下的涨沙,已经退沙还湖,碧波粼粼,鱼儿跳跃,惊起水边飞鸟,展翅凌空,依稀让人忆起“西州城郭青烟起,千里江山白鹭飞”的旧时江景;两岸逶迤不绝的青山,夹着西边奔腾而来的江水,一路欢跃,向东奔泻,气势磅礴。六七千年前,长江出海口还在镇江焦山、夷山口,时称海门。《南徐州记》记载:秦汉时代,镇江的大潮很有名,月逢初一、十五“辄有大涛”“声势骇壮”“至江北,激赤岸,尤为迅猛”。而如今,随着长江把上游泥沙带入下游,长江不断延伸,现在的入海口已到了上海的吴淞口,东移了数百公里。感谢大自然的恩赐,由于长江的延伸,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大片肥沃的土地,为人类提供了丰厚的生产和生活物质基础。金山西面江上不远处,还能看到一座雄伟壮丽的润扬大桥,横跨在宽阔的江面上,“天堑变通途”,镇江与扬州两个沿江城市联系在了一起,往来更加便捷,也有利于南北交通的发展和商贸往来。新建的金山湖文化公园和贯通金山、焦山的京江大道更为金山增添了新的生机。

站在金山之巅,目之所及,美不胜收。历史上有很多文人由衷地在此发出感叹,宋代性嘉长老诗云:

十载握衣登此楼,江山有待我重游。

景多人立海东面,天近鸟飞云上头。

雨过烟峦翠屏晓,月明冰奁镜奁秋。

世间无限丹青手,谁写蓬莱第一洲?

山的秀美、水的壮丽、地理条件的卓越,构成了金山无与伦比的自然

景观。千百年来,金山航道又成为大运河南北航线的必经之地,舟楫过往、人流似潮、形势险要,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人文荟萃的历史积淀,千年古刹金山寺的佛教文化,为金山的人文景观增添了无穷魅力。

金山寺是一座有着 1600 多年历史的古寺,据《金山志》称:“江天寺(金山寺)在金山西麓,始建于东晋,名泽心寺。”梁武帝萧衍信佛,天监四年(505),金山泽心寺方丈宝志法师奉梁武帝旨,邀请全国九大高僧,聚集金山修读大量佛教藏经,经过三年辛勤编纂,终成《水陆仪轨》。梁武帝亲临金山,依照编成的《水陆仪轨》,首创水陆法会,超度“六道四生”。从此,金山寺的水陆法会风行全国佛教界,奠定了它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,成为著名的禅宗古刹。传说,唐代裴头陀在山中挖到金子后,上报皇帝,于是敕名金山寺。宋真宗梦游金山泽心寺,遂改寺名为“龙游寺”,并亲书“龙游寺”三字,赐《大藏经》一部。宋徽宗信奉道教,政和四年(1114)敕改为道教的神霄玉清万寿宫,宋徽、钦二帝被金兵北虏后,复改为佛教禅堂,名龙游寺。元代又改龙游寺为金山寺,直到清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康熙帝南巡,登临金山,见此寺四面绕江,气势恢宏,殿宇建筑,别具匠心,遂亲书“江天一览”四字留寺,并赐名“江天禅寺”,御书寺名至今仍竖额在山门上。金山寺规模宏大,经书藏典丰裕,僧侣众多,最多时有 3000 多名僧侣,参禅僧侣数万人,是我国著名的古刹。

1600 多年来,金山寺所以代代传承,弘扬佛法,在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,与金山寺高僧辈出是分不开的。

自梁代金山泽心寺宝志和尚奉梁武帝旨,编成《水陆仪轨》作为佛教界“水陆道场”的经典法规后,金山寺盛名传世,赢得崇高的声誉,全国参禅僧侣,都以金山寺为典范,不远千里来此参禅学习,其中还有许多外国僧人,可见其在佛教界的声誉之高、影响之大。清代冷士帽在金山寺见了外国僧侣后有诗句云:“时逢外国衲(僧),尚有六朝经。”金山寺著名高僧,除了梁代的宝志法师外,还有以下数位名僧:

灵坦法师,唐代金山寺开山的第一代祖师。《高僧传》记,灵坦是武则天侄孙,出家后从洛阳、弋阳、庐州一路过来,到了镇江的金山寺。山北有一龙穴(即白龙洞)住有毒龙,常吐毒气,接近的人非病即死,灵坦就自己住进洞里,毒龙畏惧逃走,毒气遂消失。

法海禅师,《金山志》载,金山第二代开山祖师。传说,法海又名裴头



陀，河东人，唐代相国裴休的儿子。据说，裴头陀在娘肚里，其母就不吃荤，所以终生茹素，十分聪慧。后来裴休送他出家，并作诗云：“含悲送子入空门，朝夕应当种善根。”

相传，裴头陀到金山寺后，见寺庙残破，一片荒凉，立誓重修寺庙，振兴金山古寺，并于佛前燃指一节，以表决心。一天，他掘地得金，皇帝知道后，把这些黄金赐给他，以做修理寺庙资金。金山寺修缮完成后，裴头陀不知所踪。

神话故事《白蛇传》传开后，有些人认为裴头陀就是《白蛇传》故事里说的那个法海。其实，裴头陀这位法海禅师与《白蛇传》里所说的法海不是同一个人。据李德柱研究，有三个法海活在人们心中。

其一是白蛇文化中的法海。

《白蛇传》中的法海，形象生动，坏得可憎，但依然活在人们心中。《白蛇传》故事成功转型为白蛇文化，集中在法海和白娘子身上。在众多民间传说中，有很多异说解开了法海与白娘子前世今生的矛盾，使白蛇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如，有这样的传说：法海原来是千年乌龟精，因调戏须弥山进香的女施主，被陪同师傅梨山老母来笑佛处走访的白蛇精揭发，因而结下前世仇恨。笑佛把乌龟精唤到山上痛斥一番，厉声说：“佛法广大，苦海无边。”乌龟精见风使舵，花言巧语地说：“弟子依佛爷训斥之音，取名法海，以戒自己，铭刻心中。”500年后，白蛇已修成正果，并奉梨山老母之命变成少女，以身相许于七次大难中救活自己的许仙，还一起开起了药店。法海此时亦偷了笑佛的紫金钵，下凡到金山寺做住持。金山寺过去香客多，香火旺，但是后来信徒们有病都不到寺里许愿拜佛，而是到药店抓药。法海看到保和堂药房门前人头攒动，而那怀孕主妇原是白蛇精转世，越想越气，“我修行千年，仍然伴孤灯，守空门，享受不到人世间男女之欢，你白蛇精春风得意，结婚怀孕，还抢我生意”。一时间，新仇旧恨，齐齐涌上心头，自己得不到的，也不能让化成美女的白娘子得到。法海决定借由惩治蛇妖之名，破坏白娘子的婚姻；白娘子则千方百计保卫自己的婚姻。一场悲壮的文化爱情故事在镇江和杭州两地拉开序幕。

其二是历史上的裴头陀法海。

裴头陀法海拾金不昧，铸就了镇江的又一张名片——金山。裴头陀是金山寺开山第二代沙门（第一代沙门系唐朝武则天侄孙灵坦法师）。

《镇江旅游手册》说：“唐时相传法海和尚掘土得金，故称金山。虽然金山寺名称多变，但自唐以来，人们通称金山寺。”裴头陀法海与白蛇、白素贞关系密切。据记载：裴头陀在金山修行时，曾在江边发现一条遍体鳞伤的大白蟒，于是他将大蟒蛇抱到自己住所（裴公洞）旁的洞穴（白龙洞），用中草药精心调治并喂养。待白蛇身体恢复健康后，即将其放生到江中，白蛇在江中上下翻滚，似向恩人致谢。又有记载，裴头陀做金山住持时，与住在镇江城里白莲巷的白素贞之父白总兵缘分很好，白总兵信佛，常到金山请香拜佛。同样信佛的白素贞虽然已到了婚嫁年龄，因为从小多病，不适合结婚，她自己也不愿意嫁人，希望终生学佛。经白总兵苦苦哀求，裴头陀法海终于收白素贞做了他唯一的女弟子。

裴头陀法海是在镇江完成角色转换的，其拾金不昧的故事也是在镇江逐步完善的。

宋《嘉定镇江志》说：“唐时有头陀挂锡于此，因名头陀岩。后断手以建伽蓝，忽一日于江际获金数镒。寻以表闻，因赐名金山。”元《至顺镇江志》中，头陀有了姓，“或云唐之裴头陀”。明《京口三山志》说：“裴公洞，相传裴头陀开山得金处，故名。昔有蟒蛇盘踞其中，头陀去之，故又名蟒蛇洞。”到了清朝，有了裴头陀的简历和头像。康熙年间《金山龙游禅寺志略》记述：“唐裴头陀生而颖异，胎素不群，裴头陀是唐河东裴相国之子也，因作文送出家……”裴头陀变成法海是在民国初期。1922年编印的《镇江指南》介绍金山时，在“裴公洞”条目中，出现了“又曰法海洞”的称谓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金山出版的刊物《法海波澜》，不光刊物名称中有“法海”两字，刊物的编辑者还是“镇江法海洞僧仁山”，这位“法海洞僧仁山”曾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数篇。

传说裴头陀法海，是唐宣宗的宰相裴休的儿子。历史上有人质疑其真伪，清周伯义撰《金山志》引北宋《祥符图经》、南宋《方輿胜览》云：“裴休之子，按《新旧唐书裴休传》只一子，并无出家事。释家传记亦不载此人。”近来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童文经先生考证说：“裴休不是裴头陀父亲，因为裴头陀出生时，裴休才四岁。”

其三是历史上真正的法海。

历史上真正的法海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名僧，比裴头陀法海大100多岁，曾是镇江鹤林寺高僧。宋赞宁《宋高僧传》有他的传记：“释法海，字



文允，姓张氏，丹阳人。少出家于鹤林寺……尝谓人曰：‘佛法一门，极唯心地，余皆椎轮也。’天宝中，预扬州法慎律师讲肆，同昙一、灵一等推为颜、冉焉。复与杼山书公为忘形之交，林下之游。黑白二途，多从求益焉。”抗战前出版的《人名大词典》有“法海”一条，写道：“法海，丹阳张氏子，字文允，少出家于鹤林寺。”唐散文家李华《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》说得更为具体，白话文意思如下：“法海是径山大师同门师弟，均系南京牛首山威法师的传法弟子，他们这一辈的僧名都带个‘法’字。径山大师名法钦，除法海外，其他还有法密、法镜、法励等。鹤林寺住持径山，就是法密敦请来的。径山于天宝十一年（752）在鹤林寺圆寂。法励、法海都参加了吊唁。”唐《颜鲁公集》也记载了法海的事，在《妙喜寺碑》一文中，颜真卿记述他在代宗大历年间任湖州太守时，曾邀约了金陵沙门法海等数十人商讨他的一部文字学专著《韵海镜源》。上述法海同为一人。唐代金陵、丹阳都是今镇江一地的异名，法海精通佛理，其他学问也有根底，并擅长修建佛寺。经常往来于江浙两省的名山古刹。金山寺与鹤林寺同在镇江，法海也可能一度当过金山寺的住持，或者至少参与过金山寺的修建工程。

人们痛骂的《白蛇传》中的法海，金山佛门子弟尊重、爱戴的祖师裴头陀法海，学者们探讨的历史上真正的法海，与白蛇同住金山 1000 多年，百家争鸣的白蛇文化与佛教文化也一直和谐共处。优美的传说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人民大众喜欢，应该传承下去；真实的历史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必须如实告诉人们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，白蛇文化是镇江和谐社会的缩影。

历史上的法海，包括与裴头陀合二为一的法海，都是得道高僧。民间故事中的法海是一个艺术形象。读者千万别把这三个法海混淆了。无论神话艺术，还是历史真实，法海都将永远活在民间。

佛印禅师，名了元，字觉老，僧号佛印。宋代人，幼年出家，到处学佛参禅，来金山寺后，因学问渊博，各界名流皆尊重他，且喜与他往来。名动一时。

一次，高丽王子义元到金山寺问法，佛印坐在方丈主位，让王子向他礼拜。陪同王子来的宋朝大臣杨杰看到王子居然拜起和尚来了，困惑不已。佛印对他说：“王子出了家，到了寺庙，就要遵守寺庙规矩。佛家只

论佛制,不论贵贱。”这事传到神宗皇帝那里,神宗认为佛印坚持佛家礼制,是位高僧,所以赐他麻衲金钵。同时,这事对义元王子触动也很大,回国后,有人问他,见了宋朝哪些人物。王子说:“了师一人耳!”

文学家苏东坡与佛印友情很深,佛印也善待东坡,他知道东坡喜欢吃肉,时常破例为他烧肉吃,东坡吃肉饮酒后,就躺卧禅床呼呼大睡。一次佛印为东坡烧的肉被小和尚偷着吃掉了,佛印很恼火,东坡写诗一首为佛印解嘲,云:“远公(指陶潜的方外友惠远)沽酒饮陶潜,佛印烧猪待子瞻。采得百花成蜜后,为谁辛苦为谁忙?”佛印见诗,一笑了之。东坡每次过润州,必上金山与佛印晤面。有一次,东坡写信给佛印说他要到金山来,并叮嘱不须接他。因为他知道佛印从不出寺门迎接客人,即便赵王来,也是如此。谁知东坡船靠金山时,佛印已在码头上迎候多时了,由此可见他们感情之深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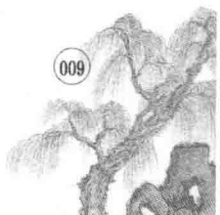
克勤禅师,俗姓骆。宋建炎二年(1128),高宗住扬州行宫,召金山寺克勤禅师晤谈,听克勤禅师讲道,大喜,赐号圆悟大师,命他在扬州雍熙寺说法。克勤主持金山寺时,重建古晓堂,认真参禅。一次,堂内僧众中有佛知、佛海等18人大彻大悟,遂改古晓堂为大彻堂。当时全国有三堂为禅宗模范丛林,即嵩山少林寺的枯木堂、成都静慈寺的宗镜堂、镇江金山寺的大彻堂。

宝印禅师,南宋时,孝宗皇帝以肩舆请宝印禅师入选德殿,谈论三教,并为其自注的《圆觉经》作序。兵乱后,金山寺遭灾荒废,宝印重修寺塔,开凿中泠泉(旧称龙井)。

行端禅师,俗姓何,元代成宗赠号“慧文正辨禅师”。成宗命行端设水陆大斋于金山寺,进行说法,各种礼仪程式悉照梁武帝时的规定。参加水陆大斋的僧侣达1500人,批阅三藏五乘,12分秘典真诠……,由此可见当时举办金山水陆大会的隆重规模。

应深禅师,元代曾主持金山寺,建水陆阁,上供万佛金像,下塑500罗汉,并赴京献佛像。文宗召见应深禅师于奎章阁,赐资五万缗为万佛装金,还敕学士虞集撰《万佛阁记》,学士赵孟頫书写碑文。

另外还有清代的隐儒禅师,重建慈寿塔;清末民初宗仰(别号印楞)首座金山寺时,与同盟会成员苏曼殊等人多有往来,曾参加辛亥革命活动。宗仰在首座室曾手书一联云:“说法宗三论;印心属二伽。”(注:《三



论》：《中论》《百论》《十二门论》。二伽：《楞伽》《瑜伽》。)

历代金山寺高僧，不仅自己阅经治学，参禅悟道，还举办各种佛事活动，如水陆法会等，以传经授道，培养僧众。金山寺授业的许多僧人遍布各大禅寺僧庙，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贡献。创办金山佛学院，培养高素质佛教人才，是金山寺为弘扬佛法做出的又一大贡献。20世纪80年代，金山寺历时十载，培养学僧300余人，由金山寺81代方丈慈舟法师任院长，聘有六位教师，教授佛法、戒律、梵呗、语文、历史、政治等。他们毕业后在全国许多寺宇当僧职，有的已当上方丈、监院等。

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总是兴废存亡、互为转化、曲折前进的。金山寺虽然长盛不衰，但是也避不开这条规律，别的不说，单是大的火灾，金山寺历史上就发生过七次。

第一次：北宋庆历八年(1048)，佛殿僧舍化为灰烬。次年，寺主瑞新首先重建水陆堂，大做佛事，以此广积财源，陆续复建殿堂。后人怀贤主持金山寺时“大兴土木积八年，殿堂廊庑皆具”，建筑规模，胜过昔日。

第二次：北宋政和四年(1114)，毁于大火。

第三次：北宋绍兴年间(1131—1161)，金兵南侵，“龙游寺”遭战火。南宋淳熙中(约1181)，寺僧蕴衷重加修建。

第四次：明正德中(约1513)，大巡抚周沈命都纲弘霁重建。

第五次：清康熙二十二年(1683)，总督于成龙命郡守高某重修。

第六次：清咸丰三年(1853)，毁于太平军，光绪二年(1876)前后，月溪、显慧、隐儒三任方丈，化缘复建。

第七次：1948年4月，大火把大雄宝殿、藏经楼等焚毁，损失惨重。当时，上海《申报》发布了新闻，标题是“火烧镇江金山寺，财产损失五千亿，僧人跳火殉寺近二十余名”。消息震惊了海内外。这场大火把金山寺精华部分烧得荡然无存，断壁残垣，满目凄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导下，金山寺僧侣决心重建被焚的殿宇，重创基业，经过半个世纪的苦心经营和不懈努力，金山寺建筑逐步恢复，特别是在金山寺81代方丈慈舟法师的主持下，重建大雄宝殿。90年代初，金碧辉煌、气宇雄伟的大雄宝殿终于建成，并于1990年10月举行大殿落成与佛像开光仪式。

第二节 灵秀神毓说金山

四季秀色令人醉

金山,虽然没有北方山岭的雄伟,也没有南国山峦的险峻,但它受大自然得天独厚的恩宠,汲取了南山北岭的精灵,兼容大川幽溪的神韵,形成了自己峻秀、雅淡、雄浑的自然山色,加以江水相映,更显得气势迥异,远远望去若江中浮玉,如水中金鳌,似波涛里伏饮的金牛……,正因为金山所处的自然环境独特,所以不论季节转换,日出日落,任凭自然界如何变化,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金山,永远是一个变幻无穷的多彩世界,一幅色彩绚丽、内涵丰富的美丽画卷。

当东风吹拂,春到人间之时,如果你来到金山,就能领略到这里浓浓的春意。满江春潮,舟楫竞渡;山边绿色迷漫,垂柳依依;百花洲畔,姹紫嫣红;桃花岸边,流水载艳。“片帆重过润州城,曙色东来海气晴。千点桃花一江水,妙高峰下作清明。”(清·查慎行)春季正是长江著名江鲜鲥鱼、刀鱼、鲥鱼上市之时,金山一带有许多江鲜馆,能烹制各种特色江鲜。特别是鲥鱼,这种鱼以前是皇家贡品,十分珍贵,满身鳞如银甲,肉嫩味鲜。

夏日金山,十里荷花映衬水面,荷叶底下,蛙声竞鸣,消暑送爽;长堤垂柳,随风弄姿,水边岩石,溅水透凉。如果你有兴趣,在柳荫底下,执一渔竿,垂钓江边,几尾鲜鱼,钓出水面,野炊自烹,其鲜无比。餐后微睁醉眼,仰卧草茵,看天上白云舒卷,山鹰绕着宝塔在碧空自由翱翔;绿树丛中,传来声声蝉鸣,暑气全消。如此休闲,人生能有几何!

秋天的金山,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天高云淡,远波碧透,露重径湿,竹森虫鸣。微波冉冉通瓜洲,落木萧萧似洞庭。妙高台秋夜赏月,是金山一胜。相传某年中秋节晚上,夜空碧净,一轮圆月从滔滔江水中冉冉升至当头,苏东坡与客游金山,和著名歌唱家袁绶一起在妙高台饮酒、赏月,命其唱《水调歌头》: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……”

在万木凋零、寒风凛冽的冬天,金山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深刻。金山周围有许多常青树,浓重的绿色,衬着金碧辉煌、高耸云端的金山寺,强烈的色调对比,使人眼前一亮。如果是下雪天,金山雪景就分外妖娆,山上山下,银装素裹,一片洁净,大地混沌一片,看不出路径幽谷、溪草山岩,只有



金山顶上的慈寿塔，裹着皑皑白雪，像根擎天银柱，分外高大，似乎是它托住了满天密布的彤云，不使其下垂。岩边红梅，却透出一丝春意，几朵疏蕾，冲寒绽放，似乎在告诉人们：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金山不仅四季之景不同，就连一日之间的晨昏，景色也十分怡人。

金山观日出是一绝。天将破晓之际，在朝阳洞前，东方苍茫一片，褐色重重难辨，俄而吐出一片曙光，不断推出彩霞，水天交接处冉冉蹦出一团跳动的红球，慢慢升起，不断扩大，把天际染成一片彩霞，光线逐渐增强，江水奔腾，浪峰上顶着波光粼粼，朝阳跳出江面，天空渐白，朝阳洞前山岩却又似五彩斑斓的玛瑙翡翠，绚丽夺目。

陆游的《金山观日出》，道出人们对朝阳初升的惊喜和赞叹。

系船浮玉山，清晨得奇观。

日轮擘水出，始觉江面宽。

遥波蹙红鳞，翠霭开金盘。

光彩射楼塔，丹碧浮云端。

诗人窘笔力，但咏秋月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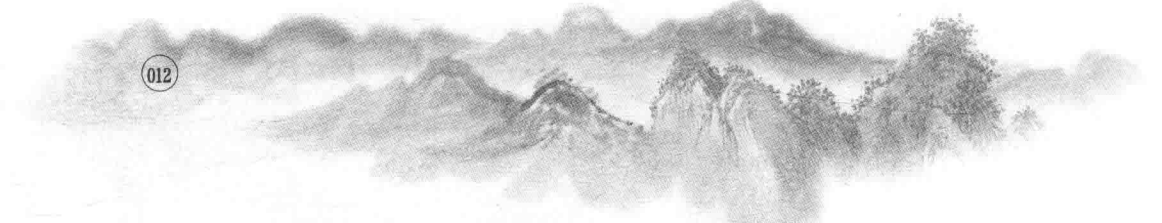
何当罗浮望，涌海夜未阑。

夕照阁欣赏夕阳西下，又是一番令人陶醉的景色。当夕阳西坠，余晖尚存时，呈现出“余光坠水收不得，沧波一抹燕支红”之景。清玄烨曾沉醉于这种景色中，不忍离去，并赋诗：“返照开澄景，余霞作绮流。夜深明月出，隔岸见芦洲。”以抒心怀。

此外，雨中的金山会使你感到：“狂飙高驾海门开，雪浪千堆倒卷回”的磅礴气势，体会无穷的力量；雪后金山又会出现“一尘不随海风舞，一砾不随海潮去”的玉洁世界，激起“诗人踏雪来清游，无风吹依上琼楼”的浓厚兴趣。总之，金山的自然风光，随时空转换，千变万化，光怪陆离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观，使人们目不暇接，为之倾倒。

名流大家抒真情

金山以它特有的自然风光，跻身于全国著名风景区，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，又为这自然风光锦上添花。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是互动的，而历史文化又成为自然风光的灵魂，金山有了这种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的和谐统一，能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山水有情，在大自然面前，不仅发思古幽情，



而且会借景抒情,充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。

金山的岩径小道,禅房的屋前窗下,曾留下多少达官贵人、名人雅士、巨贾豪商、渔夫山樵的踪迹。他们到金山来,或赏景探奇,或抒发感怀,或寄情言志,或为了躲避尘嚣,来此小憩,偷得浮生半日闲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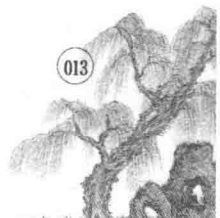
北宋苏东坡对金山感情非常深厚,先后 11 次上金山,每次都留下诗词篇章。他最后一次上金山,是建中靖国元年(1101),时年 66 岁。

南宋陆游也曾多次登临金山,因他曾任多年镇江通判,所以有机会上金山,有时是为了抗金大业,到金山考察防务,有时则是与金山寺宝印和尚诗词唱和。

清康熙帝玄烨六次上金山,第二次还与他的母亲同登金山,共同观赏金山美景,康熙的南巡,不是单纯地游山玩水,而是为了宣扬他的皇业隆威,巩固统治。当然民间也有传说,康熙是到金山寺寻他父亲顺治的。传说顺治出家当了和尚,康熙到金山寺找不到父亲,又转到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去找,仍没有找到。一天,康熙走进和尚烧饭的厨房里,看到一个正在烧锅的老和尚,气质不凡。他上前问讯,想打听顺治何在。谁知这个和尚又聋又哑,康熙问了三遍,老和尚哇哇直叫,似乎不理解康熙说的什么,随手抓起叉柴火的“丫”字形火叉在地上正画一下,倒过来又画一下,就再也不睬人,只是坐着烧火。康熙问不出究竟,心中苦闷,只好离开。想想那个又聋又哑的老和尚,又有些奇怪,不断学着老和尚用“丫”字形火叉上下叉着。猛然醒悟,那“丫”字形叉子上下各划一下,是两个“八”字,倒合起来不是“父”字吗?难道这个老和尚就是顺治?他急急跑回大厨房再找时,老和尚已不知去向。这种子虚乌有之说,在民间很容易传播,引来人们的猎奇围观。

历代名人慕名到金山的不胜枚举。范仲淹、萨都刺等人,都当过镇江的地方官,来金山赏景,十分方便;许浑、张祜、张玉书等家住镇江,无拘无束,上金山来去自由;王安石、沈括等因政治失败,谪居江宁、镇江,怀着郁闷的心情,希望在大自然里得到慰藉,“重经高处寺,一与白云亲”;祝允明、唐寅等,则是专程来观赏的,游兴很高,“山峙清江万里深,上公乘兴命登临”(明·唐寅)。

清代林则徐可没有这么高的兴致,因为他是被充军发配到新疆途中经过金山的。林则徐在广东焚烧英国侵略者的大批鸦片后,英国侵略者



吓得大惊失色,向清王朝施压,要撤办林则徐。腐败的清王朝迫于压力,对林则徐撤职查办,发配新疆伊犁。1841年8月,林则徐抵达京口(今镇江),与魏源相逢。他嘱托魏源继续编撰《海国图志》,完成自己的未成之业。

刘禹锡、司马光、岳飞、文天祥等,都在金山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诗词文章,岁月易逝,虽然足迹难辨,但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,永远是金山的宝贵财富。

佛教文化位显赫

金山佛教文化历史悠久,积淀丰厚,影响深远。金山寺是我国著名的古刹,始建于东晋,至今已有1600多年。历史上的金山寺,经过七次大火焚烧、多次兵燹或人为的严重破坏,也曾经寺宇毁圮,僧众四散。但是,佛寺屡废屡建,僧众也屡散屡聚,佛教文脉绵延悠长,长盛不衰。青磬红鱼、暮鼓晨钟,始终伴着僧众潜心参禅,诵读经文,使金山寺成为长江中的一块佛国宝地。金山佛教文化有其显著特色。

金山寺首开佛教界“水陆法会”,这是中国佛教法事中最隆重的一种法会,全称为“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”,其内容主要是诵经设斋、礼佛拜忏和追荐亡灵。早在南朝梁天监四年(505),梁武帝就命金山寺住持宝志法师,邀集九大高僧,在金山泽心寺(金山寺)披阅经卷,历时三年,编成《水陆仪轨》。梁武帝亲临金山,依照《水陆仪轨》首开佛教界的“水陆法会”,以超度“六道四生”。从此,中国佛教历史上就有了“水陆法会”,各地效尤,盛极一时,确立了金山佛教文化的领先地位,声名日隆。宋代以来,由于战事频仍,灾害不断,致使大批百姓死亡,人们为寄托哀思,采用“水陆法会”形式超度亡灵,这是当时朝野最好的一种纪念、祭奠方式,十分普遍,规模也越来越扩大。宋元丰七年(1084),金山寺住持了元法师应一位海商的要求,亲自主持“水陆法会”,有1500多名僧众参加,整个佛事做了七天七夜,盛况空前,特别壮观,遂以“金山水陆”驰名于世。元、明、清以来,历代都举办金山“水陆法会”,上至皇族达贵,下至平民百姓,都乐于参加,虔诚礼拜。一般人理解“水陆法会”就是佛教,因为有很多关于佛教的仪式、经文等知识,都是从“水陆法会”首先传播。“水陆法会”的盛行,为金山佛教文化的积淀,奠定了厚实的基础。

金山寺历史上有许多高僧,他们佛学渊博,文学艺术功底深厚,社会贤达、名人学者皆喜与他们交往。有的高僧甚至直接与皇帝往来,因此他们本身就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,得到佛教界及群众的尊崇。这为他们弘扬佛法,征集佛学典籍、藏经及有关历史文物等带来一定便利条件。他们是积累金山寺佛教文化的重要力量。

从金山寺高僧的出身来看,据传,开山始祖唐代的灵坦法师是武则天的侄孙,属于皇家龙脉,裴头陀是唐相国裴休之子,他们本身就是传奇人物,参禅礼佛、布法传道,具有先天的优越性。他们主持金山寺,社会影响可想而知。元代大德四年(1300),成宗皇帝封赠金山寺行端法师为“慧文正辩禅师”,并旨令行端法师依照梁武帝科仪,于金山寺设水陆法会七昼夜,种种香,燃种灯,营种种上妙饮食,设种种上妙服御、金银、珊瑚、珍珠、玛瑙,种种上妙而为供养……仪式隆重。行端法师奉旨进行的这一规模宏大的佛事活动,饮誉佛教界。

元代至大二年(1309),应深法师奉皇帝之命主持金山寺,同时受赐金灿袈裟。皇帝敕令做“水陆法会”。仁宗、英宗时,敕修水陆法会,举行大型佛事活动,并在寺内建水陆阁,上供万佛金像,下塑500罗汉。至顺元年(1330),应深法师上京献佛像,文宗皇帝召见,赐金为万佛阁装金,命学士虞集为记、学士赵孟頫写碑文。虞学士送应深法师还山时赠诗:

长溪送到长江上,千古金山是宝山。

昼永献花天女下,夜深持钵老龙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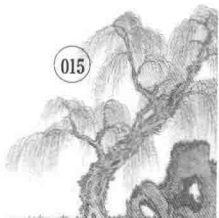
诗人萨都刺也赠诗给应深法师:

诸天听法苍茫际,万佛垂光紫微间。

我欲题诗酬道德,摩崖常恐雨苔斑。

南宋克勤法师奉诏为宋高宗说佛讲经;元代元叟法师、月江法师奉旨在金山寺做“水陆法会”和大型佛事活动;明代长在法师去南京住鸡鸣寺时,朱元璋得知,特地移驾鸡鸣寺召见;明代空满法师赴京,朝廷赐赠紫袍还山;宋代佛印禅师精通佛学,工诗善书,广结名人,与苏东坡、黄庭坚等人的友情尤深,留下许多传世佳话。

金山寺高僧进行的种种佛事和社会活动,不仅对金山佛教有影响,而且传为整个佛教界的盛事,有些还带上神秘色彩,在民间处处流传,使金山寺名声日隆。



由于金山寺在佛教界的地位显赫,不仅国内的僧众、信徒前来进香朝拜,而且许多国外高僧漂洋过海来到金山,参禅受业,传播佛教,其中日本僧人尤多。唐代时,日本僧人空海和尚到金山寺取经,回国后,传播中国文化,创立日本佛教的一宗,在中日佛教关系史上留下重要一页。宋代时,日本僧人荣西、觉心、成寻,以及元代时的日本僧人古源邵元等都来金山寺取过经。

除了外国僧侣来金山寺取经外,历史上还有一些外国使臣、学者和友好人士也来赏景拜佛。明代日本使臣中心叟上金山游玩,还凭吊了郭璞墓;日本雪舟和尚善画,他登上金山,为金山“江心一簇翠芙蓉,金碧晶莹殿阁重”的景色震撼,回国后绘制了《大唐扬子江心金山龙游寺之图》,真实地留下了当时金山耸立在茫茫江水中的美景,为中日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记录。

元代时,朝鲜诗人李齐贤陪同高丽前王王源到江南进香,到金山时,写了许多诗篇,其中有《金山寺》,诗云:

旧闻率兜庄严甚,今见蓬莱气益闲。
千步回廊延涨海,百层飞阁拥浮山。
忘机鹭宿钟声里,听法龙蟠塔影间。
雄跨轩前渔唱晚,练波如扫月如弯。

元代时,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来中国,游览镇江,他站在江边远眺金山,写下这样的话:“……江中有一岩石岛,上建佛寺一所,内有僧人二百。此寺管理不少偶像教徒庙宇,如同基督教之天主教堂也。”

柬埔寨的前国王西哈努克和夫人 1987 年 3 月从扬州过江,驱车直上金山。其实,他们早在 1977 年途经镇江时,就想上金山看金山寺了,但由于时间关系,未能如愿,一晃就是十年。这次,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到了金山寺门前,双手合十向前来迎接他们的慈舟法师致礼,并向两边的僧众致意。参观天王殿后,到了大雄宝殿,西哈努克亲王与夫人各燃一束香,供奉在香台上,在佛像前顶礼膜拜。大殿内 60 名和尚齐声诵经,钟磬齐响。

登山路上,慈舟法师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金山寺的历史和故事。西哈努克亲王听了“梁红玉擂鼓战金山”“岳飞抗击金兵”等故事,听得很认真,不时点头赞许。

一行人走到楞伽台休息,小和尚奉上金山特产糖水白果。西哈努克夫妇细细品尝,称赞白果很好吃。当西哈努克亲王参观金山寺结束后,临别时,他对慈舟法师说:“金山寺是美好的,金山之行使我终生难忘。”并在留言簿上写道:“今天,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及我本人能够参观金山寺这座令人敬仰的、美丽的佛教寺庙,我们感到十分荣幸。我们向菩萨,向住持阁下及诸位僧众表示最崇高的敬意……”

江河交汇贯南北

金山过去矗立于大江之中,不仅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秀山洪波,而且是大运河纵贯南北的水上枢纽,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自隋代大运河开通后,金山就成为南北交通要道上的一块跳板。江南运河在镇江与长江交汇,过江则由镇江的西津渡乘舟到金山,经瓜洲,进扬州,入北运河。许多南来北往的过客,经过金山,都会停泊登山,礼佛朝拜,祈求过江风平浪静,旅途一帆风顺。他们通常登山赏景,品尝金山美食。有些文人、富商还要在金山寺住上一宿,以尽游兴。有的为了追赶路程,登山后就回到船上睡觉,天明到达扬州。对此,苏东坡有诗:

江东贾客木绵裘,会散金山月满楼。

夜半潮来风又熟,卧吹箫管到扬州。

金山这个水上交通枢纽,承担着繁忙的运输过境任务,保障着南北水上交通的畅通。隋唐以前,这里的江面宽达40多里,到唐时江面仍有20多里,金山就成为南北交通航道上一只不沉的江船,肩负着历代统治阶级为巩固政权进行的南粮北运的重要任务。因为江南气候温暖,土地肥沃,自然环境良好,战争相对要少,所以社会相对稳定,农业生产发展,物产丰富,经济繁荣。历代统治者都要从江南调运大量粮食、物资上贡朝廷,安定国计民生,此称为漕粮。历史上江南漕粮都是通过大运河北上,金山是必经之地。唐代后期,江南漕粮赋贡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九。清代仅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四地上贡漕粮就有408万石。

大运河除了运输大宗漕粮外,南方的布帛、绸缎、铜铁器、茶叶、青瓷、鱼等也由这条航线向北输送,北方的物资如山果等则沿大运河南下出长江,经金山,到达江南,再转运四方。所以金山不仅是风景胜地、佛国世界,还是南北水运交通上的一个重地。

